

原型理论视域下小学语文神话教学的文化认同培育

陈文俊¹ 孔艳洪*

(1.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00, 2.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山小学, 广东 佛山 528211)

摘要:小学语文神话教学是培养学生文化认同、奠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当前教学多专注于情节讲解, 陷入表层化困境, 忽视了神话作为原型沉淀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难以实现文化育人目标。本研究以原型理论为核心, 结合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与弗莱原型批评理论, 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精卫神话》等部编版篇目为载体, 探究人物与母题原型的教学实施办法。通过引导学生感受神话背后的民族精神, 搭建原型与现实的联结, 助力学生建立文化认同, 为攻克教学表层化难题提供支撑, 契合义务教育语文育人要求, 筑牢童年阶段文化自信的情感基础。

关键词:原型理论; 神话教学; 文化认同; 小学语文; 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5

Cultiva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Myth Teaching: An Archetype Theory Perspective

Wenjun Chen¹, Yanhong Kong*

¹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China

* Xiqiao Qiaoshan Primary School, Fosha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myth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t present, most teaching focuses on plot explanation, falling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superficiality, ignoring the national spirit carried by myths as the precipitation of archetypes, and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education. Taking archetype theory as the core, combined with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Frye's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compiled textbooks such as *Nüwa Mends the Sky*, *Pangu Separates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Myth of Jingwei* as carrier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character and motif archetypes. By guiding students to feel the national spirit behind myths and build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archetypes and reality, it helps students establish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es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uperficial teaching,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consolidates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childhood.

Keywords: Archetype Theory; Myth Teaching; Cultural Identity;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trategies

一、绪论

由于目前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中普遍存在就情节梳理、人物分析展开教学的倾向, 很少触及神话文本中所承载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因此教学容易停留在故事表层, 学生也因而缺乏真正

扎实、动人的文化体验, 更不用说充分发挥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育人功能。

神话本身即是民族早期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性表达, 蕴含着该文化最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精神模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指出, 原型是人类心理中普遍存在的先天倾向, 而神话正是这

作者简介: 陈文俊(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孔艳洪(1980—), 女, 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通讯作者: 孔艳洪

些原型最早、最集中的叙事呈现。因此,从原型视角解读神话,实质是引导学生透过故事表层,抵达一个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源头,理解“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感受”。将原型理论系统引入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不仅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的转换,更是一条引导学生走向深层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它旨在将教学重心从“知道了什么故事”转向“理解了怎样的文化心理与精神原型”,从而在学生心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升华。这一路径也呼应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热爱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1]。

从现有研究现状看:原型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且在词汇、概念教学领域都有清晰的应用方向:语言学习中用以解释一词多义现象,确定核心义项进而建构词义网络^[2],跨学科教学中用以提取核心概念以降低学习难度^[3]。当把目光投向文学教育,尤其是小学语文中的神话教学时,又会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断层。现有原型理论的教学研究多从语言学及一般知识教学的角度切入,对文学文本如何实现文化育人的关注不足。而且,目前对神话教学的讨论多停留在情节复述或品德点拨的层面,缺少一种能将叙事细节与文化根脉自然联结起来的有力理论视角:叙事为何能跨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它与我们民族的情感模式、精神特质又有何内在联结?这种从“知道故事”到“理解文化心理”思考路径的缺失,神话教学的文化育人功能就无从真正发挥。换言之,弥补此断层是实现真正有效文化育人的重要前提。

由此可见,把原型理论转化成有实效的教学视角,去引导学生从神话叙事中认识、认同其中所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模式,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课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方向,即寻找将抽象的文化原型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教学路径,在童年时期自然、充分地为学生打下文化认同的基础。

二、从原型到认同:神话教学的学理依据

(一) 原型理论及其教学化界定

“原型”概念是本文论述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视角,本文将荣格心理学与弗莱文学批评二者结合起来考察。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清晰地揭示了原型是人类心灵中代代相传的普遍心理模式^[4],弗莱将其引入文学研究后,文学原型便被视作文学中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意义单位。它

常以意象、主题、人物、情境等形式,在不同时代与文类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构成文学传统的内在力量,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为读者所普遍理解^[5]。基于这一认知,后世文论多将文学原型概括为**人物原型**、**母题原型**与**象征原型**三类基本形态。

人物原型是叙事中为某种人格理想服务的经典角色模式,例如象征勇气与担当的英雄,代表智慧与谋略的智者。母题原型是构成故事内核的原始情节单元与普遍主题,例如解释万物起始的创世,展现顽强意志的抗争,以及彰显奉献精神的牺牲。象征原型是有明确、稳定的文化意义的自然意象或符号,诸如象征光明秩序的**太阳**,象征混沌灾难的**洪水**。

从小学神话教学的语境出发,探究教材神话文本中人物、母题、象征三类原型的具体呈现。这些原型绝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中华神话中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具体形象、经典情节与情感主旨。因此,神话教学的真正目的乃是引导学生透过故事表层,去触摸、感受民族文化中深藏其内的形式与模式。

(二) 小学语文神话文本与文化认同教学

本文对所论的“小学语文神话文本”做了具体清晰的界定:即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诸篇中华经典神话,其根本特征是原型性,即以本源性叙事承载中华民族最典型的文化原型。具体而言,盘古开天的故事本身就是牺牲自我、化身万物的开创者原型及殉道母题原型的典型示范,精卫填海的意象是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抗争母题原型的人格化表现,女娲补天的传说则是修复世界、护佑苍生的救世者人物原型的经典呈现。这些具体可感的形象、情节与意象,是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精神特质的叙事性凝结。

而针对小学生的“文化认同教学”,应在于引导他们通过主动的阅读与思考,逐步感知和理解神话中这些生动的形象、深刻的母题所传递的民族精神,从对故事的兴趣,走向对其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的初步体认与共鸣。这一过程,与接受美学的观点深相契合。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文本中存在着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动参与和填补,从而完成意义的最终建构。神话中的原型,正构成了这样一种强大的“召唤结构”。它不是一种僵化的灌输,而是一种深层的叙事邀请^[6]。当学生被精卫的身影或女娲的选择所触动,并开始思考“她为

何这样做”“这与我何干”时，他们便不再是故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去填充、解释那些原型，从而在个人理解与民族集体精神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联结。

这样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学生主动建构自身文化认知、形成内在情感认同的过程。神话的原型叙事，悄然地回应了“我们是谁”这一厚重的文化叩问，在童年时期就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打下坚实的情感基础。

（三）原型叙事契合儿童的心理图式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对儿童用故事处理内在恐惧、解决冲突、寻找生命秩序的方式做了全面的分析。神话中所塑造的强大英雄及救世者满足了儿童对力量、保护、理想自我的种种想象，其从混沌走向有序的叙事框架自然地抚平了儿童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能焦虑，而“考验—胜利”、“牺牲—再生”的经典母题给儿童克服现实困难，提供心理模板及道德勇气^[7]。因此，不少课文能被儿童天然地喜爱并长久铭记，其根本原因绝不是辞藻的华丽，而是因为其用文学的方式触及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

对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小学生而言，“文化认同”本身是一个难以直接理解的概念。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此学段儿童的逻辑思维仍需具体形象和情境作为支撑。空洞的价值说教无法被其有效同化，他们必须通过可感、可触、可思的具体中介来完成学习^[8]，而神话堪称将抽象文化精神转化为具体叙事最绝妙、最有力的中介。

“开天辟地”的创世精神，化身为巨人盘古清晰有力的动力来源；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凝结为小鸟精卫日复一日衔木填海的执着身影；舍己为人的牺牲美德，演绎在女娲炼石补天的救世壮举之中。这些既超凡又具象的角色，以及情节中鲜明的冲突与转化，恰恰将“奉献”“秩序”“抗争”等宏观的文化基因与集体精神，凝结为了一套生动、完整、可被儿童心智直接接收与处理的故事系统。

三、原型理论在神话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人物原型的教学阐释：以《女娲补天》为例

小学神话教学中运用人物原型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从学术概念到教学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因

此绝不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抽象理论，而要将神话人物所承载的民族性、普遍性并存的精神模式，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体验的具体品格，由此切实培育文化认同。简言之，这是把弗莱所论的人物原型理论通过具体教学环节还原为鲜活的文化体验。

教学首先要让学生走进神话文本本身，直接而充分地感知女娲形象，故而先梳理女娲“抁土造人”与“炼石补天”事迹，由此自然、妥帖地在想象中建构起有慈爱、有伟力的女神形象。本环节的根本目的就是体会神话故事本身的奇异性、浪漫性，为后续的深度理解奠定坚实的经验基础。

当鲜活、明确的人物形象已经建立之后，教学转向对人物行为内在逻辑及普遍意义的分析。教师宜以问题引导学生跳脱情节表层的奇巧，去挖掘行为背后的精神动因：女娲为什么要创造生命？为什么灾难降临时她要主动承担补天之任？在师生共思共言的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提炼出“创造”“守护”“担当”“牺牲”等核心品质。女娲的形象由此得到第一次真正意味深长的升华，从具体的神话人物发展为人类对“至善的创造者”“无畏的守护者”理想人格的集体表征。更难得的是，此种升华恰如其分地呼应了人物原型理论的本质，契合“原型是种族记忆的保留，种族集体无意识的心里沉淀”的观点。女娲形象所承载的创造与守护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精神积淀，是集体无意识的生动外化，能够引发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共鸣。^[9]

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促成古典精神与现代生命之间的真正共鸣，而原型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能打破时空限制做有力且有意境的映照。因此，教师可搭建起沟通神话原型与现实经验的桥梁，引导学生思考：女娲身上所呈现的创造之爱、守护之责，是否也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当学生联想到家人的抚育、师长的教诲、社会上种种陌生人的善举时，两者之间意义的联结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至此，女娲的形象完成第二次极好的升华，从一个古老的叙事符号升华为一种鲜活的文化精神与情感认同。学生由此切实感受，博爱、担当的品格绝不是典籍中僵硬的文字，而是流淌于自己所属的文化血脉之中。

（二）母题原型的教学阐释：“牺牲—化生”母题与《盘古开天地》

神话教学中对母题原型的阐释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民族文化中远古的精神模式，盘古

开天辟的神话便引出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基础性的母题原型：“牺牲—化生”。更难得的是，该母题绝不止是品德的象征，实质上也是中华文明对“开创”本质的集体回答：新秩序的建立、文明的新起点，从来都与为整体福祉而彻底奉献自我、甘愿化生万物的崇高选择直接相关。故而教学宜引导学生从叙事出发，切实感受、体会深植于民族历史记忆之中的这一文化特质。

教学实践从对神话整体的感知、对重要情节的把握入手，先系统、有层次地叙述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以身躯撑起乾坤、力尽之后以身化万物的完整故事，帮助学生建立起从混沌到有序、从个体到万物的壮阔叙事框架。继而自然地转入“以身化万物”的核心转折，用有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盘古牺牲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身体变成了山川、风云，和彻底消失有什么不一样？”在轻松的讨论中，学生能直观体会到，盘古的牺牲不是消亡，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爱的“馈赠”。

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导学生理解“牺牲—化生”母题原型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从远古伊始便秉持这样的生命认知，即个体生命并非消逝即终结，而是能转化为世间万物、融入天地自然，与世界永恒共存。正是这份独有的生命观念，让“奉献与牺牲”不再是令人畏惧的选择，反而成为成就天地、延续存在的崇高方式。这样一来，学生所学习到的不是“做人要无私”的道德准则，而是能读懂民族文化中开创与奉献的精神，源于生命终将化为万物因而无惧牺牲的底气，其催生出愿意为美好事物付出的勇气。盘古以生命化生万物的“牺牲—化生”原型，正是个体融入集体、实现生命永续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为了让母题原型与学生现实认知建立起进一步的联系，教学仍需进一步地指引学生发现所论精神模式在历史、当代的延续，教师可以很自然地提出问题：盘古所象征的此种精神，目前我国的文化传统及现实生活中是否仍有存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精神，历代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以及当今种种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甘于奉献的普通人，其具体行为虽各不相同，但精神内核都与盘古叙事形成跨越时空、彼此辉映的呼应。因此学生在辨识此种精神共通性时，也就自然、有力地领悟到：奉献与开创绝非远古传说，实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精神传统。

（三）母题原型的教学阐释：“坚韧—抗争”母题与《精卫神话》

“精卫填海”的神话叙事有一个明确、有力、动人的原型母题：“微渺对抗浩瀚”的坚韧抗争，但对该母题的教学阐释要突破“教导坚持”的常规德育框架，妥帖地引出其中所蕴含的更根本、更壮大的民族生命意志及存在态度：即其根本不是讨论行为能否成功，而是要让学生体会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遇压倒性困境绝不肯屈服的精神姿态。这正是中华文化中一种关于尊严、韧性及生生不息力量的经典表达。

教学开始时引导学生进入神话中所呈现的极端不对等的冲突，即弱小无力、曾失去生命的精卫鸟与浩瀚无边、吞吐万物的大海，然后让学生品读“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重复性动作描写，在想象中建构起悲怆壮烈、动人心弦的画面。更重要的是，教学要适时、有力地引导学生厘清该行为的象征意味——精卫填海绝不是单纯的现实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永恒的姿态，即在承认填海结局的不可能之后，仍以持续行动去确认自身意志、反抗命运安排。故而其填海之举可被恰如其分地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崇高选择。此番执着绝非功利计较，实乃纯粹、坚定的精神性抗争，这也是民族集体心理中应对巨大逆境时“不低头、不认命”原型态度极为动人、富有力量的叙事结晶。同时，原型作为个体应对相似情境的先天心理倾向，精卫的抗争姿态，正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集体心理的原型呈现，能够跨越时空引发学生们的情感共鸣。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从叙事共鸣过渡到内化精神，教学活动宜设计有简单易懂的思辨情境：先以“精卫每天衔木填海，到底有意义吗”为切入点，组织学生讨论，引导他们思考“精卫明明填不满大海，为什么还要坚持”，区分“为了要成功而坚持”和“为了不放弃而努力”的不同，在轻松的观点交流中，让学生慢慢理解精卫精神的核心——哪怕力量小，不放弃的态度本身就很有价值。更重要的是，教学要将此古典母题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做有温度、易共鸣的联结。教师可适时引导学生反思：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像“大海”一样难办的事？比如解不出的数学题、学不会的新技能、坚持不下来的好习惯，这时，我们可以像精卫一样，做哪些小小的、不放弃的努力？这样一来，精卫的形象就从一个遥远的神话人物，真正变成了学生可以学习、可以

践行的榜样,也让抗争与坚持的原型精神,悄无声息地融入学生的生命体验中,实现文化认同的内化。

综上,三种教学呈现出共通的教学逻辑:以文本的感知作为基础,让学生先走进神话故事,搭建鲜活的人物或情节认知,奠定情感与经验方面的基础;然后以问题引导作为方法,跳出表面内容,发掘人物行为或母题背后的精神内涵,达成从具体形象向原型精神的首度提升;最后以联结现实作为关键,架起原型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之间的桥梁,使抽象的民族精神成为可感知、可付诸实践的具体认知,达成原型精神的内化以及文化认同的落地,于年轻心灵当中,种下把握民族精神深度的种子。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原型理论在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中的应用做了尝试性的分析,先厘清了该理论在解读文本深层文化意蕴、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两方面的独特价值,继而以人物原型、母题原型的教学转化为例,逐步地推出从文本感知、原型体认到文化关联的具体教学路径,为神话教学突破表层情节分析、触及民族精神根脉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毋庸讳言,本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就研究内容的完整性,目前讨论以人物原型和母题原型为主,故对象征原型的教学转化尚未予以充分考察,因此研究视角宜作扩展。就理论转化而言,本文论述多从理论角度展开,故尚不能提供有完整设计、有明确评价方案的可操作案例,其在真实课堂中的实际效应,自然要待今后的实践观察及实证研究方能厘清。

文中未完善领域本身就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在横向拓展上,可将原型理论应用于小学阶段其

他有文化意蕴的文本类型,诸如古诗词中的经典意象体系、民间传说中常见的叙事模型,由此建构起更完备的传统文化深层解读教学框架。在纵向深化上,要让理论切实地转化为教学实践。未来可专注于开发系统、简洁、可操作的教学设计,再以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结合长期效果分析,层层反思、反复优化,真正让原型理论成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具体教学智慧。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 曹巧珍. 原型范畴理论应用于课堂一词多义教学的实验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0,31(2):37-44.
- [3] 贾瑞婷. 原型理论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J]. 戏剧之家,2023(26):129-131.
- [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3-5.
- [5] 朱立元. 弗莱的原型批评美学[J]. 人文杂志,1998,(06):128-134.
- [6] 沃尔夫冈·伊瑟尔. 文本的召唤结构[M]//刘小枫. 接受美学译文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38-241.
- [7]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童话的魅力: 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M]. 舒伟、丁素萍、樊高月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1-73, 125.
- [8] 让·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7-49.
- [9] 胡苏晓. 集体无意识——原型——神话母题——容格的分析心理学与神话原型批评[J]. 文学评论,1989(01):133-140.